



第九十五期 · 2019年8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求 願

青楓：有信眾說，他經常誦念《藥師經》，經內有好些地方是講祈福求願的，如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富饒得富饒！」我們對於這祈求，究竟以什麼態度去理解才是正確？除了誠心祈求之外，還有其他條件是我們應該曉得的嗎？

修智：我們講講這話題也很有意思。一般人常說因果，其實都忽略了一個字，就是中間的一個「緣」字，應該是「因、緣、果」。因為省畧了這個「緣」字，所以就出現偏差的答案，因果，實際上就是「因緣果」的簡稱。求長壽也好，求富饒也好，這個「求」是「因」，得到的

是「果」，你祇說「求」就能得到嗎？不是的，中間還欠缺一個「緣」字。這「緣」的作用，就是要朝這目標努力實行。如果一邊在求長壽，另一邊又繼續飲酒抽煙、夜夜笙歌，生活沒規率，這會長壽嗎？祈求減肥，但又暴飲暴食，可以「瘦身」嗎？所以，我說有些人是曲解了經文。

青楓：是的，就是這樣嘛！有些人不僅祇是念念有詞，還視之為口號，可實際上完全沒有真正的行動。

修智：我們再深入一點談談這「求長壽、求富饒」的話題。對長壽的理解，不要狹窄

「拜七姐」

半個世紀前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婦女於農曆七月七日晚拜祭七姐的活動。

「七姐盤」多是紙紮的，枱面上擺上「女紅」製品，那是一些婦女平日使用的針線之類，還有一些秧苗。這是象徵男耕女織。「拜七姐」便是牛郎織女七月七夕一年一度鵲橋會的民間故事。

在「七姐盆」上還會擺放盛滿清水的碗，婦女們用過拜祭七姐的清水來洗臉，會有美容作用云云。

以上這些，在今天都不復見了。想見嗎？到九龍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去，那裏的「常設館」便有這項文化介紹。



地只把「壽命」兩字解為這一期壽元。正確的理解，是希望有更長更多的時間去做有意義的事情，修福修慧、利樂人群，普度眾生，而不是為了個人爭名奪利、吃喝玩樂。

青楓：是呀！尚在康復機會不大，且受重苦的病人，「得長壽」不是樂事，而是延長痛苦的時間。再者，三國演義裏，孔明懂如何「求增長壽元」，且在進行中，但沒有這福份，還是不能「得長壽」。同樣，我們「求富饒」，亦應該抱同樣的態度，冀得到更多的「能量」，是為了可以更多更好地做一些對人群對社會有益之事。

修智：此外，釋迦牟尼佛還舉了好幾個例子去說明祈福求願這話題。有些祈求可以說是毫無作用的，譬如油浮在水面，可以通過念經去令這些油沉下水底去嗎？相信即使是高僧大德也沒可能會做到。又或者說，我們祈求水底下面的一塊大石浮出水面來，僅僅念經能不能做到呢？不用說，你再虔誠的念經祈求，也不會令石頭浮出水面的。是浮是沉，在乎物件本身的性質，不會因為你的念經而改變。因此，我們雖說佛法法力無邊，但「業力」更大，佛力不能改變我們應受的果報，只有透過依教奉行、修福修慧去改變。

青楓：我們不能說「求」，就必能「得到」。譬如有沒有子女，得看這對男女的身體狀況如何，還得要看父母與子女有沒有「緣份」。

修智：我們要改變命運，往往把祈福求願視為一種習慣性的口號而已。如是，便會有一個很壞的後果，無形中使人覺得佛菩薩在助長「養懶人」的歪風。實實在在不能這樣做呀！

青楓：錯誤的理解便會產生錯誤的後果，我們對因緣果報要有正確認識才有所謂種善因得善果，也正如你指出的，因與果，重要的是看一個「緣」字。把米放到你眼前，你不能只作合十祈求說：「希望米變成飯呀！」這是不可能的，需要通過「制作」這「緣」的介入，才能煮成飯。

修智：錯誤地理解道理，然後會有錯誤的所謂「成功」，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成功。禪宗故事裏有一則，說一位禪師修定，修到至高境界入非想非非想定，自認為已證得阿羅漢果，直到臨命終時，所出現的境界，與佛所說的涅槃境界完全不一樣。這是他自己的理解錯誤，但卻去怪責依佛說的去修行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這其實是他自己誤解佛法，一起步便錯了，這又怎麼可能符合證阿羅漢果的條件呢？所以，我們無論面對什麼，樹立正信才是最重要的。再說，修學佛法，是想增長福慧，自利利他。但好些人却往往是從自己利益出發，利用自己的福慧去計算他人，為名為利。整個過程都是在造諸惡業，但自己卻又懵然不知。

青楓：正是這樣，如果要明白，且正確的認識「因緣果」，所以「求」是目標，透過「實行」，才能有所「得」。



萬佛寶殿寫生

不少畫友喜歡來妙法寺寫畫。香港畫家聯會的秘書潘淑珍便是其中一位。

日前又見她靜靜地坐在園林一角寫生。寫什麼？遠遠一看便曉得了，距她前面三四丈遠的便是妙法寺的萬佛殿。她寫的就是這裏建築物。

這座萬佛殿是遊人「打咭」的熱鬧地。

如果人家問：「你說的妙法寺，在哪？哪一間？」你的回答祇要說：「門前有兩條金龍柱直纏上去！」對方必然會說：「啊！我知道了！」

就是這兩條極具特色的龍柱給遊人留下深刻印象！也深深地吸引眾多畫友前來描寫。潘淑珍說：「我足足寫了兩個小時呀！很吸引！」

妙法寺園林裏好些花草樹木也吸引大家，我在今年佛誕妙法寺的書畫展裏，看到潘淑珍寫的曼陀羅。是在本寺園林裏寫生的，她用一種裝飾畫風格寫下來，很特別。

中阿含經．波羅牢經

我聞如是：一時，佛遊拘麗瘦，與大比丘眾俱，往至北村，住北村尸攝怱林中。

爾時，波羅牢伽彌尼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，出家學道，遊拘麗瘦，與大比丘眾俱至此北村，住北村尸攝怱林中。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，周聞十方，沙門瞿曇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、為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眾佑，彼於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門、梵志，從人至天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彼若說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。若見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尊重禮拜，供養承事者，快得善利。彼作是念：我應往見沙門瞿曇，禮事供養。

波羅牢伽彌尼聞已，從北村出，北行至尸攝怱林，欲見世尊禮事供養。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世尊在林樹間，端正姝好，猶星中月，光耀晳晳，晃若金山，相好具足，威神巍巍，諸根寂定，無有蔽礙，成就調御，息心靜默。

波羅牢伽彌尼遙見佛已，前至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卻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我聞「沙門瞿曇知幻是幻」。瞿曇！若如是說：「沙門瞿曇知幻是幻」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？彼說真實耶？彼說是法耶？彼說法如法耶？於如法無過、無難詰耶？

世尊答曰：伽彌尼！若如是說：「沙門瞿曇知幻」，彼不謗毀沙門瞿曇，彼說真實，彼說是法，彼說法如法，於法無過，亦無難詰。所以者何？伽彌尼！我知彼幻，我自非幻。

波羅牢說曰：彼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，而我不信彼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。

世尊告曰：伽彌尼！若知幻者，即是幻耶？

波羅牢白曰：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

世尊告曰：伽彌尼！汝莫自誤，謗毀於我！若謗毀我者，則便自損，有諍有犯，聖賢所惡，而得大罪。所以者何？此實不如汝之所說。伽彌尼！汝聞拘麗瘦有卒耶？

答曰：聞有。

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拘麗瘦用是卒為？

答曰：瞿曇！通使殺賊，為此事故，拘麗瘦

畜是卒也。

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拘麗瘦卒為有戒？為無戒耶？

答曰：瞿曇！若世間有無戒德者，無過拘麗瘦卒。所以者何？拘麗瘦卒，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。

復問：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知，我不問汝。若他問汝：「波羅牢伽彌尼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；因此事故，波羅牢伽彌尼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。」若如是說，為真說耶？

答曰：非也，瞿曇！所以者何？拘麗瘦卒見異、欲異、所願亦異，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；我極持戒，不行惡法。

復問：伽彌尼！汝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，然不以此為犯禁戒，唯行惡法；如來何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？所以者何？我知幻，知幻人，知幻報，知斷幻。伽彌尼！我亦知殺生，知殺生人，知殺生報，知斷殺生。伽彌尼！我知不與取，知不與取人，知不與取報，知斷不與取。伽彌尼！我知妄言，知妄言人，知妄言報，知斷妄言。伽彌尼！我如是知、如是見。若有作是說：「沙門瞿曇知幻即是幻者」，彼未斷此語，聞彼心、彼欲、彼願、彼聞、彼念、彼觀，如屈伸臂頃，命終生地獄中。

波羅牢伽彌尼聞已，怖懼戰慄，身毛皆豎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，長跪叉手白世尊曰：悔過，瞿曇！自首，善逝！如愚、如癡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以妄說沙門瞿曇是幻。惟願，瞿曇！受我悔過，見罪發露。我悔過已，護不更作。

世尊告曰：如是，伽彌尼！汝實如愚、如癡、如不定、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謂汝於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妄說是幻。然汝能悔過，見罪發露，護不更作，如是，伽彌尼！若有悔過，見罪發露，護不更作者，則長養聖法而無有失。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瞿曇！有一沙門梵志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若

有殺生者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；若有不與取、妄言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」沙門瞿曇！於意云何？

世尊告曰：伽彌尼！我今問汝，隨所解答。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為王，殺害怨家。王歡喜已，即與賞賜。是以此人，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門，坐高標下而梟其首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戮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枉殺王家無過之人。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若有殺生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」彼為真說？為虛妄言？

答曰：妄言，瞿曇！

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

答曰：不信也，瞿曇！

世尊歎曰：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

復問：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於他國中而不與取，是以此人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打鼓唱令，出南城門，坐高標下而梟其首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戮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於王國而不與取，是以王教如是行刑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若有不與取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」彼為真說？為虛妄言？

答曰：妄言，瞿曇！

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

答曰：不信也，瞿曇！

世尊歎曰：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

復問：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若村邑中，或有一人，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本作何等，今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作妓，能戲調笑，彼以妄言令王歡喜。王歡喜已，即與賞賜，是以此人頭冠花鬘，雜香塗身，而作倡樂，歌舞自娛，唯作女妓歡樂如王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又復見王收捕罪人，用棒打殺，盛以木檻，露車載之，出北城門，棄著塹中。若有問者：「此人何罪，為王所殺？」或有答者：「此人在王前妄有所證，彼以妄言欺誑於王，是以王教取作如是。」伽彌尼！汝如是見、如是聞不？

答曰：見也，瞿曇！已聞、當聞。

伽彌尼！於意云何，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若有妄言，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，因彼生憂苦。」彼為真說？為虛妄言？

答曰：妄言，瞿曇！

若彼說妄言，汝意信不？

答曰：不信也，瞿曇！

世尊歎曰：善哉！善哉！伽彌尼！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即從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甚奇！瞿曇所說極妙，善喻善證。瞿曇！我於北村中造作高堂，敷設床褥，安立水器，燃大明燈。若有精進沙門、梵志來宿高堂，我隨其力，供給所須。有四論士，所見各異，更相違反，來集高堂。

於中，論士如是見，如是說：「無施無齋，無有咒說，無善惡業，無善惡業報，無此世彼世，無父無母，世無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

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」

第二論士而有正見，反第一論士所見所知，如是見，如是說：「有施有齋，亦有咒說，有善惡業，有善惡業報，有此世彼世，有父有母，世有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」

第三論士如是見，如是說：「自作、教作、自斷、教斷、自煮、教煮、愁煩憂惑，捶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飲酒，穿牆開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為不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剝，剝裂割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；因是無惡業，因是無惡業報。恆水南岸殺、斷、煮，去恆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咒說而來；因是無罪無福，因是無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無福，因是無福報。」

第四論士而有正見，反第三論士所知、所見，如是見，如是說：「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、自煮、教煮、愁煩憂惑，捶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飲酒，穿牆開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剝，剝裂割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；因是有惡業，因是有惡業報。恆水南岸殺、斷、煮，去恆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咒說而來；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報。」

瞿曇！我聞是已，便生疑惑。此沙門、梵志，誰說真實？誰說虛妄？

世尊告白：伽彌尼！汝莫生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因有疑惑便生猶豫。伽彌尼！汝自無淨智「為有後世？為無後世？」伽彌尼！汝又無淨智「所作為惡？所作為善？」伽彌尼！有法之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，汝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。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復從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瞿曇！云何法定，名曰遠離？今我因此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我

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？

世尊告曰：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，而作是念：「我離殺、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」彼便自見：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」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；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；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；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慈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慈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「若有沙門、梵志如是見、如是說：無施無齋，無有咒說，無善惡業，無善惡業報，無此世彼世，無父無母，世無真人往至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若彼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。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，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」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，不是不非，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。

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，而作是念：「我離殺、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」彼便自見：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；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；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；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」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，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悲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。心與悲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「若沙門、梵志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有施有齋，亦有咒說，有善惡業，有善惡業報，有此世彼世，有父有母，世有真人往至

善處，善去善向，此世彼世，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。若彼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。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得無上人上之法，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」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，不是不非，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。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。

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，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，而作是念：「我離殺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」彼便自見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；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；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；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」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喜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喜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「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感，捶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飲酒，穿牆開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不作惡。又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斫截斬剝，剝裂剝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；因是無惡業，因是無惡業報。恆水南岸殺、斷、煮，去恆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咒說而來；因是無罪無福，因是無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；因是無福，因是無福報。若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。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得無上人上之法，升進得安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」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，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。

復次，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，斷不

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，至暮放息，入室坐定，過夜曉時，而作是念：「我離殺、斷殺，斷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，至斷邪見，得正見。」彼便自見：「我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。」彼自見斷十惡業道，念十善業道已，便生歡悅；生歡悅已，便生於喜；生於喜已，便止息身；止息身已，便身覺樂；身覺樂已，便得一心。伽彌尼！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，則心與捨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，二三四方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捨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彼作是念：「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自作、教作，自斷、教斷，自煮、教煮，愁煩憂感，捶胸懊惱，啼哭愚癡，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言、飲酒，穿牆開藏，至他巷陌，害村壞邑，破城滅國；作如是者，實為作惡。又，以鐵輪利如剃刀，彼於此地一切眾生，於一日中，斫截斬剝，剝裂剝割，作一肉段，一分一積；因是有惡業，因是有惡業報。恆水南岸殺、斷、煮，去恆水北岸施與、作齋、咒說而來；因是有罪有福，因是有罪福報。施與、調御、守護、攝持、稱譽、饒益，惠施、愛言、利及等利，因是有福，因是有福報。若沙門、梵志所說真實者，我不犯世怖與不怖，常當慈愍一切世間。我心不與眾生共諍，無濁歡悅。我得無上人上之法，升進得樂居，謂遠離法定。」彼於沙門、梵志所說，不是不非；不是不非已，得內心止。伽彌尼！是謂法定，名曰遠離，汝因此定，可得正念，可得一心，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，而得升進。

說此法時，波羅牢伽彌尼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生。

於是，波羅牢伽彌尼見法、得法，覺白淨法，斷疑度惑，更無餘尊，不復從他，無有猶豫。已住果證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，即從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世尊！我今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。惟願，世尊！受我為優婆塞。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

佛說如是，波羅牢伽彌尼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抄經

如果我問「抄經，有什麼好處？」（或者說「有什麼作用？」）

我想，你的回答可能是這樣：「抄經是修行。除了讓我們從中了解經文之外，還可以通過抄寫讓我們心平氣和，把心靜下來，同時亦可以練寫字。」

是的，的確可以是這樣。不過，我再問一句：抄下來的經文，怎樣處理？

你可能會感到茫然了：「對呀，抄寫下來的這些經文，如何處理？把它扔掉嗎？當然不好，送給別人嗎？送了給別人，人家又怎樣處理呢？如果人家也隨意丟在一旁，又如何？」

抄經，在古代，沒有印刷的年代，這種抄經流通傳閱是有必要的。但今時今日，印刷是這麼方便，印製成小冊子更方便流通閱讀，有必要去抄經嗎？

即使是印製流通，也不要大量大量地印製，要真真正正的使用學習才好。印經是一種功德，沒錯，但要恰如其份才好，要讓大家珍惜。至於抄經練字，更無必要了。要練字，何需要用抄經方法？

這些經文抄下來，一大捆一大捆的話，更不知道如何處理才好。

在夏天，我曾經見到，有信眾拿着印刷好的經文在搗風。這是很不恰當的。

你可能會問：「我印製一千本經書，如果其中有一人認真的看了，有一人得益，也總算是度了一人呀！」但你有沒有想到，一人得益而九百九十九人卻因為沒有珍惜而荒廢掉，利與弊的比對，也不用我說了。

抄經，作為藝術品的展示或者珍藏，這是有它的價值的，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，要看實際情形。

幸福與快樂

在一個博物館看到一幅圖片，不禁又掀起一連串的回憶。當你看到這「小孩租書檔」的時候，你會聯想什麼呢？如

果你今天是謂「七老八十」的話，當年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也許也在這些小租書檔裏逗留過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生活清貧，這樣「幸福」——亦有一寶（一小孩也），要什麼有什麼。但五十年代的小孩能花上一毫幾仙在租書檔上看半天書，已經非常幸福！快樂就是這樣！





「謠譏止於智者」

· 馮馮 ·

（原刊於一九八五年四月《內明》第一五七期）

好久未見到洗塵法師和金山法師，去年（一九八四）十一月初，紐約友人打電話來，說兩位法師已從香港抵達紐約弘法，洗塵法師順道到紐約醫院小住檢驗健康，不久就會來溫哥華和我見面，這邊觀音寺的大護法王老太太也於較早時向我表示，希望恭請洗塵法師來此休養，問我有何意見，我歡喜極了，我就不時催請兩位法師快來，真的已有兩三年未見面，惦念得很，希望他們快點來。

十一月底，我在紐約的表兄李勇打電話來，說曾拜望過洗塵法師一次，他說法師雖然精神欠佳，但能自己走動，倒也不像外傳病得那麼嚴重，不過也還是令他擔憂，他說他誠心祝禱法師早日康復。李勇是一位著名的記者，一向以翔實正確的報導為讀者稱道。他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他的母親是虛雲老和尚的皈依弟子之一。他對洗塵法師和其他法師都是很尊敬的，他的關懷也是很誠懇的。聽他那麼說來，我對洗塵法師的情況也放下了不少心。

兩三年以來，我雖未有機會親近洗塵法師，因他在香港，我在溫哥華，天各一方，但是，在精神上，感覺到彼此並不隔膜。我常常透過沈九成伯伯通信和他聯絡的，也多次會見他的弟子修智法師。

所以對於洗塵法師，我感覺到是非常熟稔的，關於他的病況，我也略為知道一點，兩三年來，他常常和沈伯伯在通訊上討論，我一向的觀察，認為洗塵法師的病情，並不如外界傳說之嚴重，外界有些傳說，有些是頗為失實的。

照我所知，洗塵法師是患了糖尿病和有些高血壓，這種病，一般人上了年紀，都很可能會得的。洗塵法師一向多年來都太忙，為了弘法，東奔西走，在香港辦了好幾座學校，在台灣買了山地籌備一座佛教大學，在加拿大籌建觀音寺，又是有求必應的，到處都應邀去說法講經，往往忙了一整天，過午不食，又得和信徒談話，廣結善緣，談到半夜還不就寢，他又健談，滔滔不絕，談笑風生的，有時候講到午夜後一點兩點鐘，食少事繁，又少休息，長年如此，焉能不病？他是出家人吃長素，要是一般吃葷的在家人，老早在十多年前就病倒了。我覺得他還真是很硬朗的，叫我那麼奔波繁忙，我也早就受不了。

糖尿病的成因，是由於身體的「新陳代謝」作用發生了不良或遲鈍，以從食物中的營養大部份不能吸收到血液內，把糖份都排出尿中。一般來

說，中年以上的人，不少人會有這種新陳代謝衰退的病，有些人是因為飲食不對而形成，有些人是由於過份疲勞而引起。也有些人因體重過重，缺乏運動而患此症，並非只限於肉食者才有此病。據我所知，出家人之中，也有不少人患糖尿病的，可不能冤枉出家人吃葷什麼的，實際上，出家人的過午不食，往往造成營養不良，又加上弘法辛勞，毫無休息，這些都不是很符合保健的。我認為，洗塵法師的病源，可能是這幾點，我收到很多法師來函，要求我為之診看，其中有不少是有糖尿及高血壓的，可見是相當普遍的病症。世人其實用不着大驚小怪；因見到法師生病而失去對佛法的信心。

常有人問我：「法師們修得那麼好，怎麼也會生病呢？」我想上面這一段，可以答覆一部份罷？有些病，是由病菌引起的，空氣中，不知有多少細菌，我們光從呼吸也會吸入無數細菌，當我們健康正常，我們的血球會消滅外來侵入的病菌，但是，當我們體力太弱，又不夠營養，又不夠休息，又太疲勞，身體的抵抗力就差了，就會染病了。或細胞的一切作用都衰退了，發生了機能障礙的病，例如新陳代謝失效而致糖尿病，精神太緊張，也會形成高血壓心臟病，我們不能說凡是有這些病的人一概都是吃得太多，吃得肉葷太多才會有，就是吃素的人也會生這些病的，只不過是比例較低。

說到「法師怎會生病？」我覺得問的人，把法師看成都是成了大道的佛菩薩了。其實，法師的父母身也終歸是與任何俗人無異的肉身呀！甚至於佛陀那麼崇高偉大，祂的父母身，不也還是免不了患病嗎？祂不是在雙樹林病重入滅嗎？我們講修行，修的是法性，將來成道的是法身，這一點要分清楚。肉身有病，並不等於法身也有病。

美國有一位老人，常跟我抬槓，他老人家總是說：「病都是惡業的因果！不可以治！」我也總是反駁他老：「那麼說，世界上每年流行感冒，也全是惡業報應啦？也都不該吃藥看醫生啦！」

他老自然不會亂說，也必言出有據，我却是很

有反叛性的，我信佛，我學佛，我也深信凡事均有因有果，但是，我不能接受連打個噴嚏也是自己的前生惡業造成，我認為，有些病，是惡業之報，有另一些病，却未必是，別忘了空氣中有無數的細菌，佛陀那麼善心慈悲，他會做過什麼惡業呢？他只不過是吃了人家供養的不新鮮食物；因而得食物中毒或是霍亂罷了，印度天氣炎熱，食物很容易腐敗的。至今仍每年都有成千成萬印度人患虎列拉，何況是古代衛生不發達呢？又比方說，小孩子貪嘴，在外面買零食吃，吃下被蒼蠅摸吮過的西瓜糕餅，蒼蠅腳上帶有無數的病菌，孩子就患了霍亂，上吐下瀉，甚至有生命危險，這種病從口入的情形很多，因就是吃了有病原菌的食物，果就是病，但是這又跟前生惡業有什麼關係呢？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的，又例如，旅客有人已患了流行性感冒，他從香港乘飛機飛到美國洛杉磯，他身上的病菌，被他呼吸呼出，散播在機艙內，全機旅客在廿四小時內，全部感冒，下了機，把病菌又傳染給洛杉磯的人，這種事，年年有，如果有法師也在機艙內，他也一樣會感冒。我們怎可說這些人全都是因為有惡業而得惡報？

有些病，是惡業報應，例如，愛尋花問柳的人，會得到花柳梅毒病，貽害子孫。有些人嗜食肉類，容易得高血壓心臟病，這也是現世的因果之報，更有些人，今生作了惡業，今生就患什麼惡疾。比如說，我接見的一個人，從所持照片就看出其父親的心肝內臟每天都有刀割凌遲之痛，我看見他周圍有成千成萬的豬雞牛羊鴨鵝向他討命，當時我就對那位陌生訪客說：「令尊大概是個屠戶，他千刀萬刀殺剛畜牲，如今他身受其苦。雖說是他也是應運而生而為，未免也太過屠戮太多，這病是很難救了，你另請高明罷！」。來客當時與我未認識，從未講過家事，我又怎會知道其父是屠戶呢？但是後來，不到十個月，那位屠戶不治去世了，別人告訴我，果然是個屠戶，而且至死也不悟殺生是惡業，也不肯信佛，其後人則很孝道，為之唸經超度。

前生作業，今生生病，這種情形也很多，不過，前生事，我在此講出來，你一定問，有何證據？所以我不說了。

總之，作惡業可以致惡報，這是不錯的，有時是病報，這也不錯的，因果絲毫不爽，不錯的，但是，病有很多種情況，不能說凡是病，就一律是前生作了惡業之報。比如說，傳染病與機障病，就不是！佛陀患了可能是食物中毒或虎列拉而入滅，小孩吃了不潔西瓜而霍亂，流行性感冒，這些都不是因惡業而得的病，營養不良，缺乏運動，缺乏休息，所引起的新陳代謝機能障礙病症，是一般出家人之中常見的通病，我們不能妄指出家修行人都是因惡業才得病。少林寺的和尚為什麼較少生病？因為他們習武，每晨都有早操，打少林拳，不幸一般寺院都不提倡習武，只拚命提倡打坐，你說你可一坐十小時，他說他可一坐三天，崇尚久坐的風氣，形成血液循環機障，百病叢生！虛雲老和尚，在曼谷一坐入定九天，轟動泰皇也來拜，可是老和尚醒來以後，患了半身麻痺，好久才醫好，這不是應引以為戒的榜樣麼？久坐若無運動作為支持，一定會病倒的。

洗塵法師的病，依我淺見來看，是由太缺少休息，完全沒有運動，便秘，平時睡眠太少，講經說話唱唸又太忙太多，應酬太多，又不知道注意日常營養，是這樣形成的。有一位老人硬指洗塵法師是「業報」，我覺得未免太過武斷，那麼他自己也患相似的病，又如何解釋？出家人戒行高潔，又不吃葷，怎麼也會有糖尿病等等呢？我觀察，原因不離上述幾種罷了。

十二月二日，羅午堂伯伯打電話來說，洗塵法師與金山法師已到觀音寺，約我往會晤，那天天下着冷雨，羅伯伯請張太太駕車來接我，大家一同去列治文市觀音寺，我們到寺，有觀音寺大護法王老太太及誠明法師等出迎，領到寺後僧寮。金山法師與洗塵法師早已在客廳等候。我見到洗塵法師是撐着一根手杖走出來的，行動不靈便，可是精神還好。

臉色發青而蒼白，瘦了許多。老實說，我樂於見到他清瘦一點，以往他是太胖了一點。

因為外傳洗公已無法認得人，因此我試問他認得我不？他微笑點頭說：「怎不認得你？你是馮馮！替內明寫文章的。」他又說：「我三年前到過你家吃過飯，你不大會做菜，都是清水煮菜！」他的嗓音沙啞，沒有什麼氣力，不像已往的高聲大笑雄談濶論的氣魄了。但他依然是那麼幽默！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然後他就談及我的文章，又問我母親安好，話題轉入他的健康，金山法師就問我看洗公的病況，我說照我看來並不很嚴重，不過，我提議洗公在此多住些時，聘請西醫為他注射胰島素與維他命，並且必須注意食療方法，及多作散步運動，不可再久坐，我也建議他應閉關謝客，勿再應酬。勿再隨便接受外界供養的食物。我說，一般人不知道糖尿病人必須戒口，其實，早在兩年多前，洗公還在香港妙法寺之時，我已連續飛函多次，提供食療法及應注意事項，我寫了很多頁紙，都是根據美加的西醫醫療方法提供的，在此地醫院內亦不過是用此等食療方法，沈九成伯伯亦來函說採用後頗見成效。但後來不知怎樣一來，妙法寺又未實行，可能是有些護法對我的方法起了懷疑，大家太關懷洗公，紛紛推薦名醫，推薦名中醫，針灸，氣功，按摩……什麼都上了，又有人認為我的方法太「刻薄」了法師，叫洗公常常肚饑（這是另外有人從港來此告訴我的），又有些弟子天天送人參，燕窩，還有什麼補品，蓮子冰糖，什麼的，非叫洗公當面吃一點才安心，殊不知，糖尿病是不能進補的呀！也不能吃難消化的什麼冬菇燕窩之類呀！人多意見也多，人人都是真正關懷，誠懇供養洗公，可是，在我看來，這些善意，反而促成病人的不便了。

因此，我提議洗公在此閉關靜養，暫不見客，不吃外面供養，一切膳食，全由王老太太親自下廚，按着西醫食療方法，每天特別安排。我們正說着話，就有人送了一窩「糖水蓮子」來給洗公吃，

我嚇了一跳，慌忙把它送走。

修智法師在座，把我的意見都寫下，立刻就出去採購食療的食物，我們談了三小時才告辭，洗公客氣，非送到門口不可，我懇謝再三，請他留步，金公及誠明法師等送我們到外面上車。那時下着大雨。

十二月底，洗公已能步行登殿領壇拜千佛懺，到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很歡喜，不過為恐他太累，就不讓他拜到底。

八五年一月七日，洗公請其弟子蘇太太駕車，與金山法師同蒞舍下，接受我供養，席間作陪者，有王老太太，羅午堂老伯，馮公夏老伯，與蘇太太及家母，我依然是以清水煮青菜供養，全不放鹽，可是洗公吃得很香，金公也很喜歡吃，大家都沒用鹽，也沒用醬油，大家又再談及食療，洗公自己認為的確感覺好了許多。我看他的病情，現在已好了七分，我就說：

「只要仍然繼續請西醫生打胰島素及各種維他命，又實行這種醫院式食療法及絕對戒口，多散步，運動，我相信在半年以後，極可能好到八分，最要緊就是大家別再來藥石亂投，也別拚命供養什麼人參燕窩冬菇之類補品，這些補品雖好，却不是糖尿病所宜服用。胰島素治療，仍是當前西醫最有效的糖尿病特效治療法，這是加拿大醫在四五十年前發明的，至今仍是全世界公認最好的維持新陳代謝的藥物。當然，中藥之中，石斛是最好治糖尿病（消渴病）的名貴藥品，但是，我不知道用多少份量才對？而且，石斛比人參更貴，聽說是一萬元港幣一兩，還未必買到上等真貨！」

洗公在午飯後與我談了很多話，包括他對佛教文化事業的計劃等等，他氣息比去年好多了，行動也自然靈便多了。在舍下佛堂三拜下去，頂禮佛像，自己站起，已無困難，不須我扶，走路也不用手杖了。他談話有條有理，多少年前的事都記得，還開我的玩笑：

「等明年一九八六年，觀音寺開光，我要你第

一個受戒出家！做我徒弟！」他的嗓音比去年好多了，不過仍沙啞很弱。

「哎喲，」我叫屈起來，「那怎麼好？我今年打算娶老婆哪！我是出名的淘氣猴子精，到了觀音寺，還不大鬧天宮一番麼？」

大家都大笑，洗公又說：「我跟你商量，開光該請那些客？哪些法師？」

「這我可不敢亂說了，我回答：「你老和觀音寺瞧着辦吧！我懂什麼？」

我又介紹洗公試服一種促進新陳代謝機能的營養品，我也請他最好先去問問他的醫生可不可吃。

洗塵去師逐漸在康復之中，是此地各人有目共睹之事。自然是他自己接受醫生醫療及靜養的結果，我就是提供過一些愚見，未必有任何幫助，豈敢妄言邀功？上面說的都是事實，很多人都向他提供過意見怎樣療養，我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。

適逢來加的度輪法師，在我通知及敦勸之下，其弟子駕車往探洗塵法師，相談甚歡，洗公後來也與金公同拜，我看到佛教各領導法師的融洽，心中很歡喜，這是佛教漸趨團結合作的吉兆。

外界的謠言，對於養病中的洗塵法師，有些是惡意中傷，有些是無知，有些是無中生有，製造刺激新聞，有些是過份渲染，甚至有些報章也未查清真相就刊登不確的傳聞。其實，謠言每止於智者，佛教朋友們是不必輕於聽信的，也不必管謠言傳播，大家都修修口德，謠言自然就會寢息了。

看到洗塵法師日漸走向康復，我心中的喜歡是說不出來的，我和所有認識他的人一樣，同樣衷心祝禱他早日全部痊愈，俾可恢復視事，繼續他的弘法工作和發展他的佛教教育與佛教文化事業。佛教是太需要像洗塵法師這樣的一位法師。



榕樹精神

陳青楓



香港最近弄得「一團亂」，很有點令人擔心。特區政府施政，容或有錯誤之處，但某些人卻趁機「發圍」。某些年青人對出路無疑帶出疑惑、迷茫，以致情緒有所發洩。這一來更容易有所謂「一觸即發」了。

我在想，香港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的時候，有所謂「獅子山精神」。大家咬緊牙關，同舟共濟，守望相助，難關一個一個地渡過。今天六十歲左右的香港人，對此必然有深切感受。

當年我們是年青人。今天的年青人能不能把「獅子山精神」延續下去？

日前，看到畫友馬達為的作品——榕樹，這是他以細膩的筆觸，一二再再而三地繪畫。

他對榕樹的感情特別深厚。看着，我忽然有所感悟——

今天香港，是不是需要新的精神支柱？如果要我選擇，我會提議「榕樹——新香港精神」。

榕樹粗生粗長，在泥土稀少的石縫亦會頑強地生長起來，我們在市區內經常看到它——榕樹，在牆壁上把鬚根延伸開去，吸入少之又少的

泥土，就這樣生存起來了。看着那場景，真教心驚動魄，當然也大為感動。不知馬達為兄是不是也因為這感動而鍾情於繪畫榕樹？

再者，榕樹的氣根垂生下來，一把一把的氣根落地，接觸到泥土後會伸延下去，然後，這些氣根會慢慢地變為樹幹，這些氣根樹幹便像承宗接代地，像世世代代的承傳那樣存活下去。

這不就是我們追求的新的香港精神嗎？

看到最近那些「立立亂」的社會情景，不禁吟唱一句：

本是同根生，扶持接地氣！

（這是廿一世紀的香港精神。）



「言之有物」的人物畫

在香港頗具歷史的畫會——香港畫家聯會，於本年七月辦了一次大規模的展覽——中央圖書館展廳全層，七十多位會員聯展，大大小小作品逾四百幅。

這不僅是一次大規模之展，重要的還是以下這兩方面：一、質素高，由於這畫會創辦迄今三十多年了，對接受申請入會者，也頗為嚴格，沒有十來廿年的畫齡，相信也不容易接受了。二、這個畫會是真真正正的百川匯流，中國畫、西畫都接受，——祇問水平，不在乎所謂畫風。

有不少參觀者來來回回地在展場上看了又看，用留連忘返形容也不為過了。

今天，我想特別推介兩位會員作品。其中一位陳國定，寫西畫，他展出四幅水彩人物，其中一幅繪畫一位踩着單車送外賣的中年男士，他嘴上吊着一根煙，那神態十分的「草根」，十分的「社會」。我以為寫畫，無論是國畫還是西畫，這才是真正的創作。另一幅——兩個中年男士在「研究」着手機，他們的神態，他們的外表形態，已經向觀者作了「千言萬語」。

個人認為，這才是真真正正的出色的創作。出色的創作要「言之有物」。

另外一位其作品在展場令我凝神細看的，是侯紹政的「地鐵裏的老速遞員」。幾位長者為了生活仍在辛勤地工作。車廂上不是寫上「優先座」嗎？這是畫在不言中的諷刺。

我與侯先生打話：「你這幅作品筆觸寫實，令我聯想起魯迅的小說！」

寫畫重要在創作，貴乎言之有物，不是對景寫景，而是對景生情。

香港畫家聯會真是一個重質的畫會，祝願他們有更好更大的發展。



集 · 體 · 回 · 憶

「籠中鳥」



這種「鳥籠」式的「香港居」，其實是區區均見。在這狹窄的空間裏生存，我們也祇能阿Q式地說一句：「還好，總算有瓦遮頭！」

如果你是生長在農村——真正的農村，當你走進大都市去的時候，你的眼神必然是會「茫茫然」，這是迷茫、迷失。在一幢幢高樓大廈中行走，你像什麼？像一隻被「壓扁」的小麻雀，當然不會是「穿花蝴蝶」，因為你沒有這般心情。

當你游走在高樓大廈為主的商業區後，你再走進一些民居去，特別是一些比較殘舊的舊社區，你看到的民居又如何呢？我這裏隨意地拍攝一幅照片給你看——這是年前「打咭熱點」的港島鯪魚涌一組民居的對面，它的建造是同樣的一個模式，幾幢大廈包攏着，地面便是一個小小的空間。這「小空間」成了擺賣食材、生果的小檔，樓上呢？這些「用到盡」的空間，像什麼？不就是像一個個鳥籠密密麻麻地併列起來、堆砌起來嗎？人居其中，不就是一隻隻、一堆堆的「籠中鳥」嗎？是有各式各樣的「鳥」，就是缺少了鳳凰——鳳凰不住在這裏，鳳凰住在「半山區」去。

我們都習慣了做這種籠中鳥！所謂習以為常，習慣了就彷彿是理所當然！

——當然，我們也會「理所當然」地說：還好呀，有不少人連這麼一個「鳥籠」的居住環境也沒有，能住進「鳥籠」去，已經是一份「奢侈的幸福」。

——你幸福嗎？

今時今日，社會上吵鬧不堪。吵什麼吵，「吵鬧」之餘，還是讓我們好好地面對眼前的生活。

圖片所見這些「鳥籠」式的樓宇建築，大抵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興建的。而另有所謂「戰後樓」，有不少是八、九層高的，沒有電梯，每天「爬」上七、八層樓去，年輕的還好，年紀大了真是十分十分的吃力，當年年輕力壯，沒有什麼，到了今天，七老八十的今天。這些無電梯上落的樓房，當年也是權宜之計，——這總比戰前四層高的舊樓要好得多，這些有「騎樓」的舊樓在今天當然是「買少見少」。

六十年代還有一些所謂「鹹水樓」，缺水對建築來說真是一大難題，無奈祇好以「鹹水」夾硬來，這些樓質素如何也可想見了。

說句真心話，今時今日由政府興建的「政府樓」，用料與外貌，以致周遭環境，比不少「私家樓」還要好，這是「德政」。但「德政」之餘，如何以另一種處理方式去解決「居住難」的問題？當居住在「鳥籠」裏的人還慶幸地說：「還好，總算有個寶！」這其實是一首「生活哀歌」。

這些戰前舊樓，隨着時代發展已所剩無幾了！有些則以所謂「文物保護」那樣保護下來，也好，祇要不太濫的「保護」也無所謂吧！



這些沒有電梯的「高樓大廈」，每天上上落落七、八層，幾「索氣」者也，於是有些公公婆婆一邊上樓梯，一邊唱曰：「鬼叫你窮呀，頂硬上啦！」





父母的象形字

今日讓我們談談「父母」兩字。

「父」字書寫起來很簡單——兩點、一個「乂」，本來的象形寫法，是一隻手舉着一根棒，這是權力象徵。

很陽剛之氣的，事實上很多時候以表示權力，表示「一家之主」的都帶出這個「父」字，把男性老人家稱為「亞父」，農夫稱「田父」，漁夫稱「漁父」。

以男性為中心，也顯示陽剛之氣的這個「父」字，使筆者聯想到「共產國家」的徽號設計——一把鐮刀與一把錘子的交叉疊上，這代表工、農的圖案，看上去像不像一個「父」字？在潛意識上也是好想表達出一種陽剛之氣。

好了，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個「母」字，母，意思是女性，這個字的結構便是一個「女」字，女字藏兩點，那是母了。我想告訴你，在「母」字之初，這兩「點」是橫放的。那是明顯地暗示「這是個女人」，也許這暗示也太露了吧，宜含蓄，於是慢慢地改為上下兩點。

一個字的結構、變化，也往往會牽引出不少有趣的社會問題。

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